

# 后人类主义视角下的 AI 生命体与生态复魅叙事 ——以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例

李思洁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福州 350017

**摘 要：** 美国梦工厂推出的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通过一种童话式的银幕想象向观众展现了一幅人类与机械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影片中的机器人罗斯作为一个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的“AI生命体”，它在与自然的互动中逐渐拥有了意识和情感，最终成为复杂的“游牧式主体”，引发了观众对人机关系以及对生态保护的思考。本文将《荒野机器人》为例，尝试探讨该电影如何在后人类主义的视角下对 AI 生命体进行童话式的解读，展现出一种“生态复归”的乌托邦想象。

**关 键 词：** 后人类主义；人工智能；生态复魅；《荒野机器人》

## The Narrative of AI Life Body and Ecological Reenchant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humanism — Take the Animated Movie "The Wild Robot" as an Example

Li Siji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17

**Abstract：** The animated film The Wild Robot produced by DreamWorks Pictures presents audiences with an idyllic vis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machines, and nature through a fairy-tale cinematic imagination. In this film, the robot Roz, as a self-learning "AI lifeform," gradually develops consciousness and emotions through its interactions with nature, ultimately evolving into a complex "nomadic subject." This narrative prompts viewers to reflect on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s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Taking The Wild Robot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film offers a fairy-tale interpretation of AI lifeforms from a posthumanist perspective, articulating a utopian vis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Keywords：** posthumanis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cological reenchantment; "The Wild Robot "

20世纪中叶，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为代表的“技术异化”理论盛行一时，不断涌现的新技术逐渐超越了人类工具的范畴，被视作一种劳动异化、消费异化与文化异化的元凶，对人的主体性产生巨大的威胁<sup>[1]</sup>。这些理论渲染着对于工具和技术的恐惧态度，大量科幻电影也将作为 AI 载体的机器人塑造为极端理性、恐怖冷血的“他者”形象，不断加深受众的技术恐惧症（Technophobia）<sup>[2]</sup>。如今，人工智能的影响力已渗透至各个领域，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结构，由此引发了学界对其本质的深入思考，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便是：AI 是否具有意识？从后人类主义的视角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它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生命的本质、人类的主体性和人机关系，并探索人与机器共存共荣的可能性。

由美国梦工厂（DreamWorks Pictures）于2024年推出的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The Wild Robot, 2024）在2025年第52届安妮奖中斩获了最佳动画长片、最佳导演以及最佳视觉效果等多个奖项，并获得了2025年第97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篇的提名。影片讲述了一个服务型机器人因在运输过程中遭遇风暴而意外流落荒岛的冒险故事，片中的主角机器人罗斯（Roz）作为由人类设计、为人类服务的 AI 生命体，却在脱离人类社会的原始生态中找到了自身的主体意义，影片借助“生态复魅”的童话叙事，具有鲜明的后人类主义色彩。本文将从赛博时代的躯体拼盘、智性与感性的主体重构、人工智能的伦理想象三个角度对影片进行分析。

## 一、赛博时代与躯体拼盘：复归生态的童话寓言

赛博格（Cyborg）指的是一种技术构造与人类肉身相结合的人-机混合体<sup>[3]</sup>，而后人类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便是主体身份的流动性，正如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加塔利（Félix Guattari）的“生成”理论和“游牧学”所指出的那样，人类的身份不再固定不变，而是形成一种与技术与自然相融合的游牧主体<sup>[4]</sup>，这种流动性打破了长久以来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对立关系，体现出“去人类中心”的后人类主义思想<sup>[5]</sup>。“赛博格”这个概念通常指的是机械对人类身体的延伸，但在电影《荒野机器人》中，机器人罗斯最初以全金属机械形态呈现，在形态与功能上凸显了工业化和机械文明的象征意义。然而，在一次营救灰雁小不点的事故中，罗斯失去了右腿导致行动不便，它利用雕刻好树干代替了自己失去的右腿，从而得以重新在荒野中自由地奔跑。罗斯将自然界的物质融入自身的机械躯体的过程，是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转变。它不仅体现了技术与自然的融合，更揭示了赛博格概念的核心，即生物与机器的融合共生，以及人类对自然界的理解与重新诠释。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下，自然被视为是落后和无用的，是人类征服和利用的对象。然而，罗斯的行为却将自然界的物质融入自身，使其成为自身躯体的组成部分，这种融合体现了人类与自然、自然与机械的平等地位。

汪民安在《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中指出，当前人类的身体正与动植物和机器维持着复杂的关系，在未来也许人类会发现身体突破了传统人文主义的视野，成为一个身体、机器和动物的古怪拼盘<sup>[6]</sup>。《荒野机器人》将故事的背景设定在远离人类文明的荒野生态之中，机械不再是人类意志的简单执行者，不再是肢体功能的机械复制，而是成为思考与创造的新介质，挑战着我们对于“工具”这一概念的思考和界定。自然与生态亦非是人类文明的对立面，它在此处不再是那个被边缘化、被征服的对象，而是一个具有活性的存在，它的价值和意义超越了功利主义的局限回归到存在论的深处。我们不再将世界划分为使用与被使用的对立关系，而是寻求一种更为宽广的共生智慧，让技术与自然、人与机器在交流与对话中寻求一种出路：生态的回归和复魅。其意味着要重新赋予自然以神秘性和价值感，将自然视为一个充满着生命力和多样性的复杂生态系统，而非仅仅是人类利用的对象。影片中的罗斯在荒岛动物们的帮助下成功击退了通用动力公司（Universal Dynamics），它选择站在工业文明的对立面为保护荒野而战，罗斯的冒险故事正是一种“复归生态”的童话式寓言。

## 二、后人类与多元生命观：智性与感性的主体重构

AI生命体指的是一种由人工智能构成的实体，它虽然不符合传统生物学意义上生命的概念，但它具有某些生命体的特征或属性。自创生理论区分生命与非生命的标准在于一个系统是否可以将外界的物质和能量转化为一种内部的自我维持和它自身成分生产的过程<sup>[7]</sup>。从自创生理论的视角来看，机器人罗斯便是一个具

有生命体特征的AI实体，它不仅拥有自主学习的能力，能够通过不断的学习和适应来提高其性能，而且还能够模仿动物的行为和动作，在荒野这样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更为关键的是，罗斯能够利用自然界的太阳能，通过其内置的能源转换系统，将这些能量转化为维持自身运作的动力。生命的形式可能不再局限于我们熟悉的生物世界，而是有可能扩展到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机械世界中。这样的转变，无疑将对我们的伦理观念、生命科学以及我们对宇宙中生命存在的认知产生深刻的影响。

如果AI机器人能够被视作一种生命，那么人类的主体性在去人类中心化的后人类主义视角下，又退却到了怎样的位置？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人类的独特性？人类似乎陷入了一种后人类主义的困境当中。但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我们需要从新的角度、利用新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人的本质，以及人与其他生命形式的复杂关系<sup>[8]</sup>。《荒野机器人》的故事核心关键点就在于，罗斯产生了情感，并且开始反抗自身早就被写好的程序，其中就探讨了理性与感性的斗争。在人文主义时期，人的理性被抬高，笛卡尔认为理性是区别于我们和动物的重要标准，使得人既独立于神，又优于机器和动物<sup>[9]</sup>，但后人类主义否定了人类和理性的绝对权威，强调平等共生的生存状态，在影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两种转变，即从非生命到生命的转变，以及从理性到感性的反向升华。

首先，当罗斯刚来到荒岛的时候，它是不具备明显的生命特征的。罗斯作为一台高度精密的自动化装置，其本质并非生命体，而是一个被赋予特定功能的能量集合体。它核心驱动力源于内置的能量核（Power Core），象征着人类智慧的产物和科技的结晶。罗斯的程序是以公司的利益和人类的利益为最高标准，它始终在寻找自己的第一个“服务对象”。然而空无一人的荒岛使得它的功能无法被充分发挥。在利用自己的AI功能进行了长时间的学习之后，罗斯学会了岛屿上所有动物的语言，它开始与周边的环境建立联结。罗斯在荒岛上的生存经历，是其从非生命体向生命体转变的关键过程。在遭遇多次的碰撞之后，罗斯的能量核损坏，这迫使它利用自身内置的太阳能组件进行充能，并在夜晚到来时自主关闭电源以保存能量，这一转变表明罗斯开始主动适应环境，并利用环境资源来维持自身的运作。从自创生理论的角度来看，罗斯的这一转变标志着其从一个非生命体转变成为一个具有生命特征的实体。它能够将来自外界的能量转化为维持自身运作的动力，这与自然界中的生命体具有相似之处，它不再是单纯的人工智能工具，而是开始具备类似生命的特征，至此罗斯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转变。

其次，罗斯的程序就是高度理性的象征，它相信所有外界给予它的指令并无条件地服从，影片的各种细节设定都在向我们暗示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客观和理性，AI生命体并不具备任何情感的因素。但随着故事的发展，罗斯在协助小不点完成学会觅食、游泳和飞行的任务时，逐渐地对小不点产生了类似“母爱”的情感，当通用电力公司企图夺走罗斯储存在脑内的记忆作为开发资源据为己有时，罗斯已经将自己所有的记忆和情感储存在了“心”里，影片结尾它将手伸进机械制成的腹腔内将能量核拆除，它不再需要无条件追随理性的程序，而是以自然能量和爱来驱动

自身。这样的结局设置以一种童话式的美好幻想，巧妙地回应了后人类主义困境下人类主体性的问题：从理性向感性的反向升华。理性不再被视为是人类心灵最可贵的部分，复杂的、难以解释的情感才是使人性具有光辉的所在。《荒野机器人》让我们看到了人类主体性在后人类时代的新可能性。它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自足的个体，而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变化的“游牧式主体”<sup>[10]</sup>，这种开放性和流动性，是后人类时代人类主体性的重要特征。

### 三、人工智能与伦理想象：权利反叛的重塑性读解

正如本文开篇所述，众多科幻电影均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技术恐惧症”的心理，如《终结者》（The Terminator，1984）、《银翼杀手》（Blade Runner，1982）和《机械姬》（Ex Machina，2014）等，这些影片都展现了人类对技术工具失控并可能反噬人类的深层心理焦虑，基于数据收集和学习的人工智能不断发展，将会导致奇点的出现，从而成为“超级人工智能”，因此人们会对人工智能产生一种“控制反叛”的忧虑<sup>[11]</sup>，我们想象人工智能的智慧将会超过人类，与我们争夺生存资源，甚至是导致人类的毁灭。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从后人类主义的视角出发，从多学科的角度来理性思考 AI 的发展。虽然《荒野机器人》的文本是虚构的，甚至是充满了乌托邦的幻想色彩，但其中对于 AI 生命体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想象，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读解的视角。

雅斯贝尔斯（Jaspers）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是非善也非恶的，它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也就是说技术本身不包含善恶的观念，善恶只是人才能赋予技术的意义<sup>[12]</sup>，这也是技术中性论最为典型的一种描述，我们应当重新思考从更理性的视角来思考技术的价值和意义。在《荒野机器人》中，机器人罗斯也出现了“反叛”的行为，在完成了陪伴小不点成长的任务之后，罗斯本应该按照已经设定好的程序利用发射器向公司发出救援并回到本属于它的世界。但它已经对朝夕相处的朋友芬克以及“儿子”小不点产生了深厚的情感，于是它违抗程序中止了信号的发射，选择留在了荒岛。在影片的高潮部分，这样的“权利反叛”则展现得更为突出，面对通用动力公司的追捕，罗斯彻底站在了工业文明的对立面，同荒岛上的动物们一起与敌对机器人展开了搏斗。在以往科幻题材电影的叙事当中，机器人违抗命令的“反叛”行为往往被解读为对人类文明的背叛，失去控制的机器人被视作“恶”的象征，它们的反叛行为威胁着人类的利益，甚至对人类的生命也构成了威胁。

然而，《荒野机器人》对于人工智能的伦理想象却重新塑造了“权利反叛”的行为，影片从后人类主义的视角来思考 AI 生命体的自主性，从多元、平等的角度来化解“控制反叛”的心理焦虑。影片中的罗斯虽然站在了通用动力公司（即人类）的对立面，但它进行反叛行为的动机并不是摧毁人类文明并取而代之，它仅仅为了保留自己的记忆和情感。影片创作者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情感体验投射在这一银幕形象之上，将“人性”赋予了机器人这一 AI 生命体。这种对“人性”的追求，挑战了人类中心主

义的观点，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与机器的关系，于是在某种程度上，机器即人类<sup>[3]</sup>。人类对于人工智能善恶的想象就是对自身善恶可能的想象，人工智能究竟是否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发展，我们难以给出确定的回答，但最终的答案也许还要回到人类自己的身上去寻找。

### 四、结语

《荒野机器人》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理解后人类时代的大门。影片的叙事引导我们重新思考生命本质、主体性和人机关系，并运用童话寓言塑造了一个兼具可能性与挑战性的未来。在这个后人类时代，人类不再是唯一的主角，机器、自然和其他多元的生命形式都将参与到这个世界的建设和发展中。人类应当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这种变化，并以平等、尊重的态度与它们共同创造一个和谐共处的环境。后人类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帮助我们重新审视人类、机器和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然而，我们也要深刻意识到，后人类主义并非没有风险和挑战，技术的快速发展可能会带来新的伦理和社会问题，例如人工智能的自主性、隐私保护和就业问题等。我们仍然需要警惕技术使用对人类的异化，并积极探索技术发展的伦理规范，以确保技术的进步能够真正造福人类。

### 参考文献

- [1] 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M]. 刘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 [2] Nestik T, Zhuravlev A, Eduard P, et al. Technophobia as a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Theoretical analysis[J]. Interação-Revista De Ensino, Pesquisa E Extensão, 2018, 20(1): 266-281.
- [3] 罗西·布拉伊多蒂. 后人类 [M]. 宋根成，译.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160.
- [4] 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加塔利.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卷2）[M]. 姜宇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212-285,326-396.
- [5] 王旭. 人树·人兽·人机——从三部作品看女性的身体变形与后人类游牧 [J]. 名作欣赏, 2024, (24): 123-125.
- [6] 汪民安.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25-53.
- [7] Luisi P L. The emergence of life: from chemical origins to synthetic biology[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8] Braidotti R. Critical posthuman knowledges[J].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2017, 116(1): 83-96.
- [9] 刘宇清. 后人类主义、共同体伦理与科幻电影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24, (06): 4-13.
- [10] 孙强. 电影文本生产中“游牧式的主体性”观念解析 [J]. 东南传播, 2023, (08): 67-71. DOI: 10.13556/j.cnki.dncb.cn35-1274/j.2023.08.016.
- [11] 陈奕廷，李晔. 人工智能技术恐惧症的定义、诱因、衡量及克服路径研究 [J]. 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2022, 39(12): 23-33+63.
- [12] Jaspers K.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Routledge Revivals)[M]. Routledge, 2014.
- [13] 刘宇清. 后人类主义、共同体伦理与科幻电影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24, (06): 4-13.